

写给城市的稻米书

周华诚 著

亲一起下田，
最朴素的传统农耕

Go to the Field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下田



Go to the Field

下田

写给城市的稻米书

周华诚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Copyright ©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下田 : 写给城市的稻米书 / 周华诚著 . — 北京 :

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, 2015.11

ISBN 978-7-80768-097-0

I . ①下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7510 号

责任编辑 石延平

装帧设计 hanyindesign

版式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1月北京第1版
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75

印 数 0,001—10,000册

字 数 124千字 图133幅

定 价 39.00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7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目 录

序 曲	7
陌生人	7
问耕	8
耕田佬	11
01 犁 田	15
耕田佬自述	19
02 备 种	23
03 父亲穿过春天	25
04 曾经差点陷在藕塘里	31
05 春夜，那星星点点的火光	37
06 一场大雨把谷芽冲得东倒西歪	41

- 07 还能像从前一样尊重土地吗?43
- 08 故乡的味道.....46
- 09 秧苗长势不错.....49
- 10 插秧，约起.....51
- 11 孩子别哭，勇敢踩下去啊.....53
- 12 谢天谢地.....58
- 13 踮着脚尖的风从稻田上空走过.....61
- 14 野草的乐园.....64
- 15 为什么不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?68
- 16 村庄从草叶尖上醒来.....71
- 17 耘田，隐身入禾苗.....75
- 18 央视记者到田间.....80
- 19 瀑布汗，还有那晚霞中的红蜻蜓.....83
- 20 孤独的青蛙.....87
- 21 粳米，粳米，还是糯米.....89
- 22 从没这样觉得下雨是件揪心的事.....92
- 23 稻花是悄悄开的，除了风，它谁也没告诉.....96

- 24 黄昏,昆虫的吟唱.....102
- 25 我想和你相互浪费,以及几种昆虫的名字.....107
- 26 稗子简直是一个励志的故事.....113
- 27 稻谷是在鸟叫声里成熟起来的.....119
- 28 父亲把屋檐下的打稻机搬出来.....123
- 29 一把镰刀上煨着“野粟”两个字.....127
- 30 俯身拾稻穗的父亲.....129
- 31 正在消逝或已经消逝的东西.....137
- 稻 桶.....137
- 竹 簟.....137
- 翻谷耙.....141
- 风 车.....141
- 32 且把新柴煮新米.....142
- 附录1 菜经.....150
- 附录2 留给孩子,就是留给未来.....160

目 录

- 序 曲.....7
- 陌生入.....7
- 问耕.....8
- 耕田佬.....11
- 01 犁 田.....15
- 耕田佬自述.....19
- 02 备 种.....23
- 03 父亲穿过春天.....25
- 04 曾经差点陷在藕塘里.....31
- 05 春夜，那星星点点的火光.....37
- 06 一场大雨把谷芽冲得东倒西歪.....41

- 07 还能像从前一样尊重土地吗?43
- 08 故乡的味道.....46
- 09 秧苗长势不错.....49
- 10 插秧，约起.....51
- 11 孩子别哭，勇敢踩下去啊.....53
- 12 谢天谢地.....58
- 13 踮着脚尖的风从稻田上空走过.....61
- 14 野草的乐园.....64
- 15 为什么不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?68
- 16 村庄从草叶尖上醒来.....71
- 17 耘田，隐身入禾苗.....75
- 18 央视记者到田间.....80
- 19 瀑布汗，还有那晚霞中的红蜻蜓.....83
- 20 孤独的青蛙.....87
- 21 籼米，粳米，还是糯米.....89
- 22 从没这样觉得下雨是件揪心的事.....92
- 23 稻花是悄悄开的，除了风，它谁也没告诉.....96

- 24 黄昏，昆虫的吟唱.....102
- 25 我想和你相互浪费，以及几种昆虫的名字.....107
- 26 稗子简直是一个励志的故事.....113
- 27 稻谷是在鸟叫声里成熟起来的.....119
- 28 父亲把屋檐下的打稻机搬出来.....123
- 29 一把镰刀上煨着“野粟”两个字.....127
- 30 俯身拾稻穗的父亲.....129
- 31 正在消逝或已经消逝的东西.....137
- 稻 桶.....137
- 竹 篮.....137
- 翻谷耙.....141
- 风 车.....141
- 32 且把新柴煮新米.....142
- 附录1 菜经.....150
- 附录2 留给孩子，就是留给未来.....160







农耕时代少不了牛，牛相伴农民走过了几千年，如今正渐渐从农村消失。

序 曲

陌生人

腊月廿八日，寒风凛冽，村道中来来往往置办年货的人。父亲用摩托车带着我，去探访村庄中最后的犁田佬。

我不记得多久没在父亲的摩托车后面坐过了。

早年是机耕路，现在都是平坦的水泥路。路面弯弯曲曲，在两山之间延伸。山风虽寒，却是极清新：山野的风，与城市中的雾霾是全然不一样的。

摩托车一路向前，我与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。

路边的人，不时和父亲打招呼。第一句，去哪儿啊？

第二句，这是你崽啊？

父亲说，是哎。

你崽这么大了啊。很多年没有看见了，完全认不着了啊。

父亲说，是啊，一直在外面上学，你们是认不着了。

他们又问，是在杭州上班么？

父亲说，是啊。

我就想起，好像童年时候，父亲把我带出去做客、拜年的情形。也是这样认人，叫这个叔叔，叫那个伯伯。而现在，那些叔叔伯伯面孔依旧是陌生的。

我离开村庄实在多年。乡村风景，及小时候熟悉的草木，已然变了模样。村道上来来往往的人，更也是变了模样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扭头问我说，刚才，路上有个人骑车过去，是你小学同学。你不认得了么？

我说，哪个？

父亲说了一个名字。我绞尽脑汁，都没有想起来。

问 耕

这是 2013 年的冬天。

我在兜里揣了一包烟，去寻找村中的耕田佬。

这个叫五联的村庄，是浙江与江西交界的常山县天马镇的一个行政村。天马镇，现在叫天马街道。为什么要叫街道，我一直没有弄清。我们这里，只有田野与村庄，没有街道，却要叫作街道，匪夷所思。

这几年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多，这算是一件小事。村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乡，叫作钳口乡。我到杭州上中专的时候，依然叫作钳口乡，可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，乡镇就撤并了。钳口乡就没有了，附近的二都桥乡也没有了，统一并进了天马镇。

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，山水还是那样的山水，天马镇却又改作了天马街道。

对此，我的理解是，上头领导表达了他们想让村庄变成城市的迫切心情。

此刻，我的眼前是一片稻田。这里的田畈规模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辽远阔大，但是一丘丘水田高低错落，间杂有致，是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样貌。不远处，两条溪流在此汇合，环绕着田畈与村庄。

我把它叫作：桃花溪。

我们这里的农民，历来是以种田为业，20世纪90年代前还没有人外出务工。全村拥有一千多亩农田和六七十头耕牛。

可是现在，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。

应中良，从十八岁开始扶犁耕田，终于在2013年的冬天，放弃了他操持一辈子的手艺。

我去他家中时，才知道这个六十五岁的犁田佬，刚刚卖掉了他的四头耕牛。留下的几件家什，犁、耙、杪，被堆弃在空置的牛栏里，已经积上了一层灰。

他把犁、耙、杪从杂物间里搬出来，搬到门前明亮的地方。我拿起相机，为他和犁具拍了一张照片。

从分田到户开始，一年又一年，应中良是村庄里种田农户最缺不得的人：从每年3月尾巴上，准备打秧田开始，他就要赶着他的牛，在一丘又一丘水田里来来往往。犁田，耙田，杪田，人牛密切合作，共同把一百多亩稻田深翻细耕、耙碎整平。人和牛的日子总是排得满满的。一直要到农历六月，才能有稍事喘息的时间。

像应中良这样的犁田佬，那时有四五十人。

最辉煌的时候，应中良养了六头牛，上过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。

在我家边上，还有一个外号叫“老虎”的村民，曾经也是一个耕田佬。他头戴斗笠，身着蓑衣，肩负犁铧，与大牛小牛一起，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间小道上。

这是我记忆中，最唐诗的意境。

可惜，这样的场景，现在已经从这个村庄消失了。

应中良说，我吃不消犁田了，脚疼，这把年纪体力也不行了。

那么，还有谁，能扛得动这一副沉沉的犁耙？

应中良说，我吃不消犁田了，脚疼，这把年纪体力也不行了。



耕田佬

三里路外。我和父亲找到了马岳云家。

看到我们时，马岳云的父亲，那位年事已高、听力几近丧失、正靠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，脸上写满了惊讶。

老人叫马如德，已经八十岁。

在分田到户之前，马如德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队长。

我想象不出，这个腰身都已经弯了的老人，当初犁田时是怎样的一把好手？

他的儿子马岳云，这会儿正在地头做事。有人去叫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马岳云就扛着锄头回来了。

“太辛苦了，又赚不到钱。连田都没有人种，还要犁田佬干什么？”

五十五岁的马岳云向我抱怨他的工作没有价值。他也想不到会有人对他犁田的事感兴趣，并且还来采访他。

这是一个中年汉子，有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黑的面孔。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。我给他递烟。

马岳云说，现如今，只要有点本事、有点力气，人都情愿进城去打工，就算是做粗工，也比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强。

去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，挑沙子，一天能挣一百三十元，而靠种田，仅能维持温饱，想从土里刨出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马岳云的话，也得到我父亲的赞同。我父亲种了几十年田，主要收入却仍然依靠他在农电管理工作上的报酬。从农电工岗位退休后，他每月能领到一笔两千多元的退休金，这已经让大多数年